

让强军文艺赋能战斗力

——“新时代强军文艺精品创作”研讨会侧记

■高满航

文化资讯

人民军队一路走来，军事文艺始终相伴偕行，以其独特的精神力量，鼓舞一代代官兵奋勇前行。当前，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攻坚阶段，如何以精品力作回应强军召唤，是军事文艺工作者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。

11月21日，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举办“新时代强军文艺精品创作”研讨会。来自全军各大单位、军队院校、文艺团体的一线创作者齐聚一堂，从联合创作战文艺创作、新媒体赋能、人才培养等不同方面，就新时代强军文艺精品创作展开深入研讨。

向战而歌：强军文艺创作的时代使命

研讨会伊始，该学院某系领导张良点出当前军事文艺工作者必须肩负的使命：“既要做好培根铸魂的精神引领，也要回应备战打仗的实际需求；既要汲取红色经典蕴含的宝贵经验，也要拥抱全媒体时代的技术变革。”这番话引发与会代表的共鸣。

于全海代表表示，一方面，我军联合作战体系逐渐完善、新型作战力量不断发展，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；另一方面，信息时代，青年官兵的审美以及信息获取方式发生改变，传统文艺表达面临着传播力减弱的现实压力。

一位长期扎根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指出，强军文艺绝不能是脱离军事实践的“空中楼阁”，必须扎根火热军营，紧贴部队脉搏，回应官兵现实关切。

郑阳代表以《大刀进行曲》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》《强军战歌》等经典为例，指出历久弥新的文艺佳作，无一不紧扣“为战而歌、为兵而写”的初心。

胡旭东代表则结合火箭军文艺创作实践，动情地说：“强军文艺要当好‘练兵的冲锋号’，在演训一线提振士气、凝聚军心。”他创作的《有咱就有发言权》《点火》等作品，多年来持续在军营传唱，成为官兵练兵备战的精神动力，印证了文艺对战斗力的独特赋能作用。

于全海代表说，现代战争是体系对抗，文艺创作也需具备体系思维。要打破军兵种界限，多创作反映联合作战指挥、多域协同作战的作品，帮助官兵理解现代战争形态，强化联合意识，让文艺力量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助推力量。

强军故事会

在多数人眼里，大海是浪漫而美妙的存在。但对于一名潜水员来说，大海更像是一位需要时刻敬畏的“对手”。那片幽蓝的深海有多迷人，潜藏的危险就有多大。这份警觉，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，在30年潜水生涯中留下深刻的印记。

在中队荣誉室里，陈列着一排特殊的水瓶，里面封装着来自不同任务海域的海水。其中有一瓶格外引人注目——它取自某次重大任务的海底。

那是一次超越生理极限的下潜。一枚试验弹体沉入某海域，定位显示的水深超出常规潜水装备的额定深度。任务研讨会上，专家们神情凝重：“超出额定深度太多，潜水员下潜作业风险很高。”会场一时陷入沉寂。

望着海图上的数据，我心潮起伏。这个深度，我也从未触及。那时，我环顾身边那些年轻潜水员的面庞，有一股责任感油然而生。

“我第一个下！”我毅然请战，“我熟悉装备性能，相信自己的经验，我先去探一探。”那时，我的语气很坚定，但内心却像深海暗流般翻涌。

深潜至目标海域，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展现在我的眼前。黑暗将我包裹，氮麻醉如浓雾般笼罩大脑，意识在昏沉中挣扎，每前进一寸都要付出巨大努力。我循着声呐坐标，拖着沉重的钢缆，在黑暗中艰难摸索。

当我找到弹体准备连接钢缆时，指挥部突然传来指令：“安全时间到，立即出水！”

我没有立即撤出，而是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：把钢缆接好再出水，以免接替我的潜水员因重复寻找，花费大量时间。这深海如此危险，我潜下来一次不容易，多坚持一分钟，后续的战友就能少



守正创新：强军文艺发展的必由之路

“守正创新”是研讨会上高频出现的关键词。

陆学东代表表示，《长征组歌》《英雄儿女》等经典作品所蕴含的忠诚、英勇、奉献精神，是创作的“源头活水”。

他以刘笑天工笔重彩作品《雁翎奇兵》为例，说明老题材即便采用传统艺术形式，只要进行创新表达，依然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创新是文艺的生命。孙天奇代表分享了竖屏短剧《我的同学是潜艇》、微视频《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——张超》等作品的创作经验：“用‘轻量化’‘时代感’的艺术形式，将宏大主题转化为官兵可知可感的身边故事，能有效拉近作品与年轻官兵的距离。”

赵洪武代表也分享了近年来的创作实践经验。他和同事们创造性地通过军地协同、跨领域融合等方式，巧用明星效应、AI技术等新手段，推出《未来请你来》《青春锻光》等既受部队欢迎又引发社会关注的作品。柏桦代表则以教学舞剧《14°仰角》为例，介绍了将军事训练动作与舞蹈美学融合的探索经验，其模块化、可拆解的舞段设计，能适应从正式舞台到甲板、坑道等不同演出场域。

殷姝双双代表从AI赋能角度提出，

要利用技术实现文艺生产流程集约化、表现形态沉浸化、传播机制精准化；同时，必须要坚守“人文为魂、技术为器”原则，避免技术工具过度使用，冲淡或消解作品的精神内核。大家一致认为，无论形式如何创新，军事文艺的思想性、战斗性、教育性不能丢，唯有在守正基础上创新，才能让作品既有精神深度，又有时代温度。

人才为本：强军文艺繁荣的坚实根基

强军文艺的繁荣，终究要靠人才支撑。研讨中，“懂打仗、会创作、善传播”的复合型人才需求，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

郑阳代表结合自身10年军旅音乐教学与创作经历说，要通过院校课程教学夯实理论基础，组织创作人员深入基层一线、融入演训实践，在军营生活中汲取养分。他分享了自己赴马兰基地代职锻炼后，创作出《马兰花幻想曲》等多部体现“马兰精神”作品的体会，强调实践是创作的源泉。

赵洪武代表就人才队伍建设提出自己的建议：要搭建开放创作环境，充分调动退休老同志、基层官兵、社会文化工作者等各方力量，培养更多的“生力军”。胡旭东代表则指出，当前基层创作力量建设急需加强，需要在基层建立文艺工作者联系点制度、设立创作基金，通过集

中培训、送教上门等方式加强骨干队伍。

还有其他代表在研讨中认为，要构建科学培养体系，加强院校培训与部队实践结合，搭建跨领域、跨军种交流平台，完善激励机制，让人才队伍薪火相传。大家一致认为，文艺精品的诞生离不开高素质创作人才队伍，唯有人才辈出，军事文艺才能枝繁叶茂。

号角吹响：强军征程上扛起文艺担当

强军征程波澜壮阔，强军文艺使命光荣。从战地文艺轻骑兵到新时代多元创作，从经典旋律到创新表达，历史的回响与时代的强音在此交织。

研讨会结束之际，主持研讨会的该学院某系主任杨宏说，将把此次研讨成果系统梳理，推动“三个转化”，转化为决策参考，为完善文艺政策提供建议；转化为教学资源，助力复合型人才培养；转化为创作灵感，搭建成果共享平台。

与会者纷纷表示，将把思想共识落实到实际行动中，把对强军事业的热爱融入每一段旋律、每一行文字、每一幅画面，以更饱满的热情、更扎实的作风，投身强军实践，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，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。

上图：舞剧《14°仰角》剧照。 杨浩宇摄

海军某基地机动救捞中队一级军士长王立志——

勇下头水潜深蓝



一分危险。我向指挥员报告：“再给我两分钟完成对接！”

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，更是一次与死神的博弈。我强忍晕眩，迅速将钢缆锁死。出水后，我在减压舱度过了漫长的8个小时，让体内氮气缓缓排出。

当我透过观察窗看见试验弹顺利出水，看到战友们都平平安安，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30年来，很多战友问过我一个问题：“在水下，你怕不怕？”年轻时，我的回答总是斩钉截铁：“不怕！”如今，

我却坦诚相告：“怕。”但我怕的不是那幽暗的海底，不是那未知的危险，而是担心年轻战友因一时疏忽而遭遇不测。这份“怕”，随着岁月流逝而愈发浓重。

潜水员下潜能否平安归来，不仅在于水下的精准操作，更在于岸上的指挥保障。岸上，指挥员的每个决策，安全员的每个操作，都直接关系水下战友的生死。这是一种性命相托的信任和责任。正因如此，我在训练场上成了大家口中的“黑脸包公”。一个密

封圈没装好，我就要让他们反复练习十几次；一个操作不规范，我立即严厉呵止。

记得去年带新兵进行水下切割训练时，一名战士为了求快，省略了安全步骤。我当即叫停训练：“在水下，这样的疏忽是要送命的！”看着他委屈的神情，我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现在对你们严格，是为了让你们每次下潜都能平安归来。”

我常对年轻战友说：“在水下，你手里攥着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命，还有战友的生命！”正是这份“怕”，让我们顺利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急难险重任务。“怕”与“不怕”之间，是使命，是责任，也是一份向战为战的从容与坚定。

军旅生涯已迈入第30个年头，我依然坚持下潜。再熟悉的海域，我也会像第一次一样谨慎对待。大海这一熟悉的“老对手”，也始终像第一次一样告诉我：深海下潜容不得半点疏忽。

这些年，我获得了不少荣誉，但我最珍视的不是鲜花与掌声，而是每次出水后能无愧于心地说：“我没有辜负组织的重托，没有辜负战友的信任。”组织一声令下，我依然会挺身而出、勇下头水，哪怕潜入未知的深蓝。

(郑茂琦、付康整理)

左上图：王立志在潜水训练前检查装备情况。 曹宏洋摄

第五届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军队选手讲稿摘要

“啪嗒……啪嗒……”这是黄豆落入粗瓷碗的声音。82年前，在一面布满弹孔的战旗下，老百姓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计数：一颗黄豆就是一条鲜活的生命，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英雄。

1943年3月，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合围“清剿”，1600余名日伪军携带重武器，向江苏淮阴的刘老庄赶来。新四军第3师19团4连奉命在此掩护村民转移。连长下令：“乡亲们还没有撤完，快，把阵地前推到村外的断头沟去！就算是死也要钉在这里。”全连官兵没有丝毫犹豫，跳进壕沟，打响了阻击战。

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天黑。早已安全撤离的乡亲们，焦急地等了一天，望着远处不断升起的浓烟，他们不敢想，这82个孩子怎么能挡得住1600多个鬼子啊！

硝烟散尽，满目疮痍的战场上，4连官兵有的身体被刺刀贯穿，仍怒目圆睁；有的肠子流了一地，还死死地掐着敌人的脖子；有的满身是血，却紧紧咬着敌人的耳朵！任务完成了，可82个人却再也没能站起来。

乡亲们扛来门板、拿来被子，流着泪收殓烈士们的遗体。一位大娘说：“这些孩子啊，多来自北方，他们回不了家了，咱就把他们头朝北放，也好让他们的英灵早点回家啊！”

一颗、两颗、三颗……乡亲们每收殓一具遗体，就往碗里放一颗黄豆，可数到最后，发现怎么有84颗？仔细辨认，那是2名遍体鳞伤的战士和敌人死死地抱在一起，怎么掰都掰不开。

战斗结束仅3天，新四军决定重建连队。消息传来，乡亲们一下子就将征集点挤满了。父送子，妻送郎，姐姐送弟上战场。看着他们争先恐后的样子，部队犯了难。

“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，父母需要照顾的，没成家生娃的，请回去吧。”说完，没有一个人动。一个老大爷颤颤巍巍地走到前头，紧握

(作者单位：32138部队)

战

马

旗

住部队同志的手，说：“就让他们去吧！那82个孩子，我们都不知道叫啥，但知道他们是为了啥……刘老庄的孩子们也要像他们一样，继续打鬼子。”

从此，新四军多了一个英雄的称号——“刘老庄连”，人民军队多了一面英雄的战旗——“刘老庄连”战旗！

82年来，这面凝聚着82位烈士英灵的英雄战旗，始终高高飘扬。在练兵备战的演习场，一代代战旗传人用不畏强敌的胆气淬火成钢；在抗震救灾的废墟上，他们用绿色的迷彩撑起生命的希望；在国际维和任务区，他们用过硬素养扛起大国军人的使命担当。

战旗所指、热血所向，不畏强敌、敢打必胜！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这些战旗传人必将挺身而出，护我山河无恙！

(作者单位：32138部队)

铸

胡淑瑶

剑

1932年的上海，日寇数十架轰炸机呼啸而来，紧接着爆炸声、倒塌声、哭喊声混成一片。原本霓虹闪烁的大上海，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。“中国航天四老”之一的屠守锷，在少年时期目睹了这一切。那一年，他15岁。那时他就懂了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道理。

1945年，屠守锷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毅然回国，后来投入导弹武器研制事业。然而，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，科研条件极其简陋，但种种困难无法动摇屠守锷为国铸剑的决心。没有教材就手抄，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计算……就这样，经过无数次计算和试验，“东风二号”终于定型成功。

几个月后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屠守锷却沉默了。因为他知道，这仅仅是固定在铁架上的一次试验，没有导弹武器把它打出去，西方国家会嘲笑我们“有弹无枪”。

1966年，战略导弹部队正式成立，“东风二号”导弹和原子弹第一次进行“两弹结合”试验，可射程不到1000公里。这么短，根本没有威慑力。屠守锷继续把自己关在研究室埋头研究，只为心中那份信念：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洲际导弹。

与其他导弹相比，洲际导弹的研制难度呈指数级增长，毫无先例可循。研究、设计、失败；再研究、再设计、再失败。团队的心凉了大半，屠守锷却总是笑着说：“只有摔了跟头才知道哪儿滑嘛。”

1980年5月18日，“东风五号”导弹终于竖立在发射架上。两天两夜没合眼的屠守锷，爬上发射架，完成发射前的最后一次全套检查。随后，他在“可以发射”的决定书上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“3、2、1，点火！”他远远地看着导弹拉出一道白烟飞向蓝天，直到

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不见。半小时后，“精准命中”的消息传回发射场，大家欢呼雀跃。屠守锷流泪了。15年了，多少战友青丝熬成白发，多少父母至死不知儿郎踪迹，多少团圆饭永远有一个空缺的座位。

那个年代，无数科研人员在缺吃少穿的艰苦条件下，从无到有，造出中国自己的导弹；到了今天，我们新一代铸剑人，更需要艰苦奋斗、拼搏奋进。

去年9月，洲际导弹再次腾空而起。那道炽热的尾焰，辉映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壮阔征程。屠老，您听到了吗？这呼啸的雷霆，就是咱们的底气！

(作者单位：96742部队)

强军文化

长征

第6612期

